



穿越那拉提草原

合肥 童地轴

行走

暮春，那拉提牧草丰润，阳光把草原照耀得闪亮闪亮的。那拉提与巴音布鲁克不同，这里是以山坡为主的高山草原。远远看上去，山形的线条舒缓而柔美，酷似一个个巨型的馒头和面包；河谷的山坡，没有其他植被，只有浅浅的绿草和野花，远处的雪峰与蓝天相接，山峦上是云杉森林。在车上看“空中草原”，别有一番风味，正如同哈萨克同胞所称“塔吾萨尼”，意即“美丽的山沟”。蒙古族称之为“那拉提”，意思是“有太阳的地方”。

因为车速过快，区间限速让我们不得不停车延时时。此时，不远处的巩乃斯河像一条银色的丝带飘摇在草原牧场上，河边散落着点点毡房。看路边的介绍，这一带是哈萨克牧民的集中居住点。世世代代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哈萨克同胞，在自己的毡房前做起了旅游生意。只见毡房与毡房之间有纵横交错的羊肠小道，似乎成了将一个毡房串联起来的网格。依稀看见一些游客，扛着三脚架的、正端起相机对焦某一个景点的、席地而坐的、还有以草地为舞场学跳哈萨克族舞蹈的，好不热闹。一群群牛羊在嫩绿的草地上心一意低头啃草，毫不在意游人们的闹腾。不时有牧人策马驰骋抑或骑着马儿晃悠悠地漫步，优哉游哉的样子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马背上的摇篮”。

那拉提草原是立体的，山丘起伏曲线玲珑，溪水潺潺叮咚有声，巍峨的雪峰，平坦的草甸，主色调的绿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翠绿的草甸、墨绿的云杉、深绿的草原，一眼数景，随手按下相机都是一张精美的壁纸。草地、牛羊、林杉、雪峰在那拉提天然合成，看似在眼前，却又感觉在辽远之处的云天之上。这些年，“新疆热”不断升温，爱好旅行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新疆梦，这里的风景、风情、风味、风物、风华，一种陌生与遥远的美好念想，便是无数人追寻的诗与远方。

抵达那拉提小镇已临近中午，小镇不大，隶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原本只是一个部落的放牧地，后来成了东西方交流的一个大通道，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张骞出

绿竹幽境

巢湖 方华

生活

夏日午后，闭目背倚竹椅，音响里正播放施光南的《月光下的凤尾竹》，悠扬的葫芦丝婉转在耳边，眼前便渐渐幻化出万竿翠竹。想象那林中，正是月色如水，竹影婆娑，一缕凉意起自心头，暑热消遁。住在城里，竹是很难见到的。偶在一两处新建的小区内见到栽种的翠竹，立刻就感到小区的品位。“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这样的家园难道不是仙境？

爱竹成癖的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我等本就俗人，自然不可比拟东坡先生之高雅，但“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的欣赏之心还是有的。其实，在我居住的城中有一山，山中朝南的一面即有一大片竹林。上中学时，学校就在那山下，这片竹林就成了我和同学们夏日里常去纳凉消遣的地方。少年时代，情窦初开，有不少同学就在竹上刻下心仪之人的名字，一抚心中夏天般的燥动。多少年过去了，那片竹林该是更加广茂，只是那少男少女之情怕如竹叶一般寒暑飘零，那竹上刻写的岁月恐也再难寻觅了。

依然记得，某个夏日，两个少年就躺在那片竹林里的草地上。竹林里微风送凉，竹叶上阳光跳跃，几只蚂蚁爬上微汗的手臂，遥远的蓝天白云飘荡。我想，若竹林有知，当会记得当时我们互诉的狂热梦想。只是，时光流转，友情远离，梦想渺茫。“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苍翠竹林，自古以来就是友情集聚的地方。如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常聚众在竹林纵酒放歌，肆意酣畅，放荡不羁，以“竹林笑傲”成为后世深厚友情之典故。

唐开元年间，李白移居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父、裴政等六人在泰安徂徕山竹溪隐居，他们啸傲竹丛，

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国，西汉联合乌孙抗击匈奴……这里的草原石人，比它的传说还要古老，古往今来多少个春夏秋冬就这样一直守护在这片牧野上，他们手握马刀、酒杯和纺锤，相守在每一个日升月落的日子，成了草原上远古的图腾。“天下有城郭之国，有游牧之国，有舟楫之国。”魏源在《圣武记》中如是说。从祁连山西迁而来的乌孙人，在天山建起的游牧之国，乌孙古国的烽烟早已随着岁月的飘逝沉入了史书之中，然而，草原石人，他们的目光依然瞭望太阳升起的地方，凝视每一缕朝霞。

“踢踏踢踏”，马路上不时有少年骑手骑着高头大马悠然而过。似乎他们的马鞭一甩，我们的车都得听他指挥。看过电影资料，少年骑手是那拉提的一道风景。这里的哈萨克孩子长到五六岁时，就要举行一种骑马仪式，叫“阿夏麻衣明格孜”仪式。家长会备有特制小马鞍的马，让孩子们骑着前去拜访亲邻，请他们参加仪式；亲邻们给孩子撒喜食，送马鞍、肚带、马鞭等骑马必需的礼物，主人要宰羊杀牛招待亲朋好友。就这样，仪式过后，小小年纪就被父亲扔到马背上……从此，他们骑马赶着牛羊来来回回走在上学的路上。

车行驶在巩乃斯河谷，摇闪的花影，晃漾的水光拨动历史的神经，也牵扯现代的衣袂。在那拉提牧野画意中享受幸福生活的岂止是那些热情奔放的哈萨克牧人，每一位到访那拉提的行者何尝不都感受到那种恬淡和惬意是这片草原特有的眷顾和恩惠。此刻，在那拉提，这份久违了的宁静与舒缓被我们重新拾起。

举杯泉石，世称“竹溪六逸”。“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李白后来写下的诗句，便是对这段友情的回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也在某个暮春之日，聚众贤友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曲水流觞，畅叙幽情，性之所至，写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我想，这些竹下的佳话，或许都是借了竹的仙姿神韵，竹的素雅宁静，竹的疏淡俊秀，竹的刚直挺拔。隐士贤达，在世人眼里，总是觉得有些猖狂而不可狎近。众人仰慕的，其实是竹下的那一种悠然自在的生活态度，一种理想而浪漫的生存方式。似我这样的俗人，在这炎炎夏日里遥想那碧玉万竿下的场景，无非是留恋于友情之苍翠，醉心于竹林之清幽。像我此刻，虽置身竹榻，却无竹荫庇佑，只能在《月光下的凤尾竹》清幽的旋律里感受玉竹青青的凉适与惬意。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唐代诗人王维在历经安史之乱，饱尝尘世之苦后，抛弃功名利禄，隐居蓝田山下，在竹林深处潜心修行，禅定彻悟，使心境归于淡泊回归自然。作为现代都市里的一介草根，但只求，在器器浮生里偷得半日闲，觅得一“绿竹入幽境，青萝拂行衣”之清凉夏日与心境也。

发呆

合肥 王唯唯

品鉴

退休后，我最喜欢的放松方式就是发呆。发呆是一种特别有趣的事。犹如一棵大树倏然收住风中摇曳的声响，进入了对天地聆听的状态。这是茶叶沉入杯底的安宁，是在苍茫气韵的笼罩下，灵魂的飘然出巡，是风卷云舒前那一阵心神的聚拢和停顿。

想想上班那会，为了养家糊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想着如何去维系同事关系，去应付纷繁复杂的工作局面，去面对领导的各种要求，即使在工作中遭遇批评、埋怨和委屈，为了那几两碎银，也只能忍辱负重。那会，没时间发呆，也想不起来给自己留几分钟发呆的时间。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有些人开车到家后，会独自坐在车里发呆？”其中一个最精彩的回答是：“很多时候我也不想下车，因为那是一个分界点。推开门你就是柴米油盐，是父亲，是儿子，是老公，唯独不是你自己；在车上，一个人在车上静静地发会呆，抽根烟，这个身躯属于自己。”我感同身受。

现在好啦。走完了人生搏击的T台，离开喧哗的尘世，辞别人生跋涉的艰辛，开始安乐地享受属于自己的第二个暖暖的春天。

每天午后，读书是我必做的事。好的文字也是能让人发呆的。比如炎炎夏日，暑气难当，坐在书房里，读着那些被酷暑蒸出墨香的文字，读书的激情与夏天的热烈便交融到了一起，遍身都是文字赋予的清涼。这个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合上书本，看着窗外发呆。听着树上的蝉叫，看着火球似的太阳，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什么都想。人是轻松的，也是愉悦的。苏东坡说：“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

写作也是我每天必做的事。笔耕40余年，长长短短的文章，加起来也有百万多字。虽然没写出个留芳百世的佳作，也没混上个作家协会会员，但我喜欢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的一句话：“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伏案写作，最怕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与其焦虑、烦躁，不如“咔嚓”停止。走上阳台，抽根烟，发发呆。我总觉得，那些古诗都是诗人发呆后写下的。“清泉石上流”“人闲桂花落”，若不发呆，怎么会痴上这简单的事物，这纯美的时光？还有那相思，不发呆，怎么就“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

爱也是一件容易让人发呆的事。自从八年前分手后，无论是一张照片，一封信，一个物件，都会带我进入发呆的状态。八年了，慢慢地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回忆流逝的曾经。感情的世界里，根本就难以存在好聚好散，总有一个拔腿先走，另一个原地发呆。

退休后，我跑了20多个省市的主要景点，写了十多万字游记。发生疫情的那两年，出不了门，只能宅在家中，在“案中山水”中旅行。行走书中，不用风吹日晒、跋山涉水，免去花钱排队、舟车劳顿，就能徜徉名胜古迹、饱览大好河山、领略各地风情，不知不觉中陷入发呆的状态。清代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说：“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乃地上之文章。”意在告诉我们，要么去旅行，要么用心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在人的一生中，动与静是互为依存的。也就是说，动静互补是人生的最佳状态。发呆正是进入这种状态的最佳方法之一。每天选择半小时的空闲时间，留给自己一段发呆的时光。慢下来，去品味阳光里的气息。静下来，清空内心繁杂的欲望，让身心归于安宁。

发呆，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心态。